

生命交叉点

Criss Cross

【美】琳·蕾·珀金斯
李潇 译 著



少年成长 青春梦幻

描写青春期心灵困顿的奇特小说
人生就是一个个交集，充满无限惊喜

美国学校图书馆采购必选书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生命交叉点

Criss Cross

【美】

琳·蕾

李·珀金斯

译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交叉点 / (美) 珀金斯著; 李潇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8
(启发精选纽伯瑞大奖少年小说)
书名原文: Criss Cross
ISBN 978-7-5434-9602-6

I. ①生… II. ①珀… 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4996 号

冀图登字: 03-2012-043

Criss Cross

Copyright © 2005 by Lynne Rae Perkin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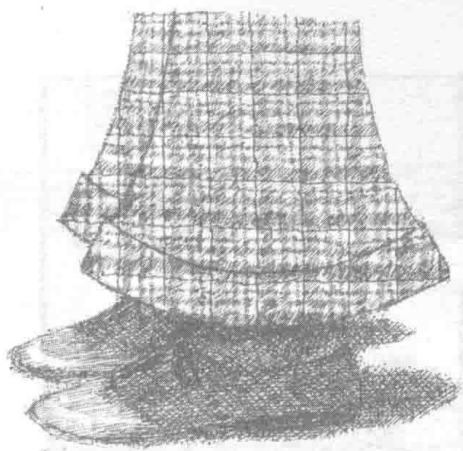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生命交叉点
作 者	琳·蕾·珀金斯
译 者	李 潇
策 划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袁淑萍 高群英 杨兆鑫
美术编辑	牛亚勋
装帧设计	卡森插画工作室 刘黎炜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86 千字
印 数	6 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9602-6
定 价	18.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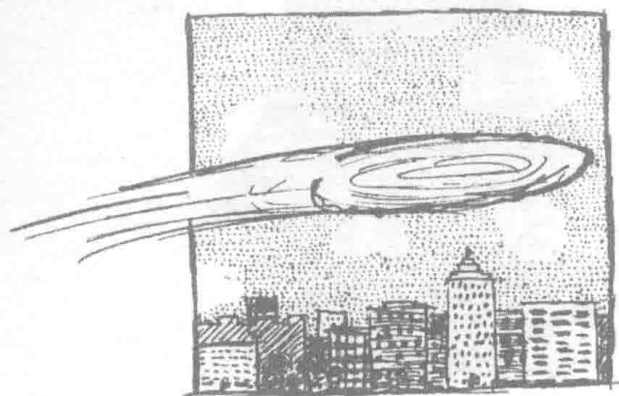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 010-60695281
发行电话: 010-59307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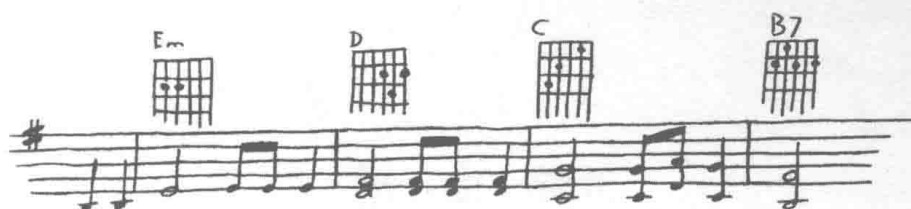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锁扣	1
第二章	赫克托进入了海绵状态，醍醐灌顶	3
第三章	男孩、狗、科幻小说	17
第四章	广播节目	20
第五章	小蝌蚪长腿了	24
第六章	在杜鹃花丛里	26
第七章	伦尼的故事	32
第八章	简易工具钳，黛比也会修东西了	41
第九章	吉他课程	44
第十章	黑暗中的对话：出色的爱斯基摩想法	54
第十一章	赫克托的第一首歌	58
第十二章	学车	59



第十三章	溪谷	66
第十四章	日本的一章	74
第十五章	吉他进阶课	83
第十六章	作业	84
第十七章	星期二的晚上，在塔斯提·弗里兹餐厅	97
第十八章	茧里茧外	103
第十九章	项链去了哪里	117
第二十章	头发	119
第二十一章	忏悔	122
第二十二章	《呼啸山庄》和《大众机械》	128
第二十三章	儿时的朋友	131
第二十四章	奶奶	134



- 第二十五章 与此同时 151
- 第二十六章 另一个地方 162
- 第二十七章 同时，在另一个地方 172
- 第二十八章 布鲁宁夫人 173
- 第二十九章 大象 175
- 第三十章 当黛比给帕蒂看照片的时候，帕蒂说： 180
- 第三十一章 想象中的加利福尼亚 181
- 第三十二章 丹·派尔希克的进步 184
- 第三十三章 烤乳猪 187
- 第三十四章 动手烤乳猪 189
- 第三十五章 围裙 192
- 第三十六章 人字拖、项链 195
- 第三十七章 在房顶上 197
- 第三十八章 萤火虫 209

第一章 锁扣

真希望能发生点儿什么。

她一边看着杂志，一边这么想着。

杂志是姐姐克里斯安妮的，她坐的床也是。还有那件毛衣，黛比来克里斯安妮的房间借用唇彩的时候，决定借去穿一穿。克里斯安妮不在家，出门了。

也许应该把愿望想得更具体些，万一真的实现了呢，黛比想。虽然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愿望，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而已。真希望能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对我有好处的事情。

她一边想，一边用指尖轻轻缠绕着脖子上的项链，然后又松开。项链是她自己的，不算长，只能在指尖上缠两圈。不过，戴在脖子上足够了。

她看的那篇文章是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而旁边的插图却意味着，变成另外的人也不错。这样放在一起看，感觉好像既能做自己，也能做另外的人。

黛比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愿望中有没有漏洞，因为所有关于梦想成真的故事中，总是伴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像那个拥有点金术的弥达斯国王，最后却把自己的女儿和食物都变成了金子。还有，黛比记得小时候曾经大喊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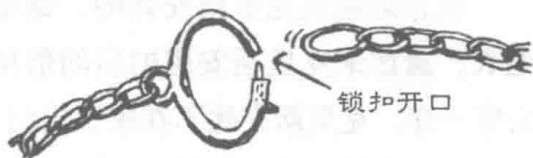


所有人都不要理她，结果大家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过于在意自己的愿望，愿望会随着实现而消失无踪，而你甚至会不记得这个愿望是什么，或者它已变得无关紧要了。

她又一次将项链缠绕在指尖上。这次啪的一声，项链松开了，从脖子上掉下来，落在一张颜色亮丽却模糊的图片上。图片里是一男一女，大笑着，很开心的样子，身后是波光粼粼的水面。

黛比把项链捡起来，轻轻晃了晃锁扣。锁扣有时会在开口的地方卡住，所以链环会从里面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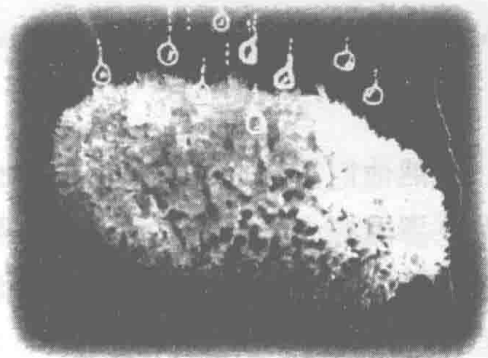


像那样就好了，她盯着照片想道，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呢？

而且不要伤害任何人，也不要有什么灾难发生。出于谨慎的习惯，她又补充道。

她重新将项链戴在脖子上，试了试是否扣紧了。这时，她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漏洞。但愿这时候再加一条不会太晚，她想到了一个词：尽快。

思绪飘走了，她翻开了另一页。



第二章 赫克托进入了海绵状态，醍醐灌顶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赫克托的姐姐罗温妮，正在楼上的卧室里不知是换衣服还是做什么。赫克托都能听见她把抽展开了又关，忙忙碌碌的。

他走过客厅去厨房，经过镜子的时候向里面瞥了一眼，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微笑。他经常这么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鼓励自己吧。

这次他冲镜子里的自己打招呼时，恰好一束阳光从前门的菱形窗户里倾泻进来，照在他脸颊一侧，在镜子里反射出一个金色的侧影，显得十分虚幻。他吃了一惊，这次跟平时看到的自己不一样，更神秘，更奇妙。这种有趣的感觉经常在姐姐的脸上看到，可是他从来没有。他很想不通，因为他们俩的长相非常相似，或者说，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些细节稍有不同，比如头发，就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有赤褐色的头发，不过罗温妮的头发又直又长，像瀑布般高贵优雅地垂到腰间，而赫克托的头发则像一团不听话的铁丝，向外刺着。



还有，虽然他们都有长着雀斑的鹅蛋脸，但赫克托的要更圆一些。罗温妮小时候像毛毛虫一样圆圆胖胖，但现在已经破茧成蝶了，而赫克托还停留在被柔软而毛茸茸的蚕茧所包裹的阶段呢。

他们的眼睛都是蓝灰色的，同样纤瘦的鼻梁上还戴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框架眼镜。但是罗温妮“眼睛——眼镜——鼻子”的组合更透露出一种智慧和温暖，而赫克托的却显得和善而愚笨。为什么呢？区别在哪儿？可能是眼睛吧，他想。或许是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离得太近，或许等他长大了，眼睛会分开一些，就像比目鱼一样。虽然他模糊地记得，比目鱼的双眼都长在了一边脸上。他试图回想那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比目鱼真是这样的话，或许他也可以向相反方向努力。毕竟他不用像它一样躺在大海深处，眼睁睁地看着食物从眼前漂走。

他坚信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他还来得及。他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再过三年，在他十七岁的时候，跟现在的罗温妮一样大，他也会进化的，可能不会像罗温妮变化那么明显，但至少肯定会有变化的，一定会的，他想。

赫克托摘掉眼镜，想看看自己的眼睛会不会更好看一些。视线更模糊了，在夕阳余晖的映射下，镜子里的自己又增添了几分虚无和神秘。他那一团头发在镜子中也不显得乱了，努力瞪着镜子的眼神也更加尖锐而犀利。或许这个改良的效果只是成长变化中的一部分。或许在远古时代，大家没见过有棱有角的脸形，他应该也算比较帅的吧，虽



然他很有可能因此而十分头疼。

阳光暗淡了一些，金色虚幻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赫克托重新戴上眼镜，正准备走开，这时候肩膀被人重重地戳了一下，他疼得差点儿跳了起来。戳他的是罗温妮的下巴，她悄悄地溜到他身后，镜子里她的脸紧挨着他。虽然跟他的脸很像，但是更漂亮一些。这个真的无法解释。

罗温妮笑了，他们转过身，一起向厨房走去。罗温妮走在前面，赫克托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你想跟我出去吗？”她问道。

“去哪儿？”赫克托反问。父母晚上都不在家，他也不知道罗温妮有什么打算，但他本想叫比萨外卖，然后看电视里播放的电影的。

“去咖啡厅什么的吧，”她说，“雅兰德社区大学，在雅兰德。”

她把手里的报纸摊开，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一则小广告。

“看见了吧？”她说，“你想去吗？”

赫克托看着那则广告，问题一股脑儿地涌进脑海里。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会叫他去，而不是叫她那庞大的朋友群呢？不过他并没有问出来，因为罗温妮很少叫他一起出去，而且他也不想让她改变主意。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想去的吧。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咖啡厅或者大学，听起来应该挺有意思的。

“我真的、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去。”罗温妮说，好像刚



刚想起来一样。

“好啊，”他答应道，“当然，为什么不去呢？”

傍晚，他们到达停车场，那里一半是空的，或者说，一半是满的，赫克托想。高高的柱子上有六盏灯依次闪烁着，好像在欢迎他们的到来。开车到这里大约三十分钟，感觉从暖暖的初春进入了寒冬。刚从暖和的车上下来，赫克托就打了个寒战。于是他裹上薄薄的尼龙风衣，拽出风衣自带的帽子戴上，将绳扣拉紧，把脸捂得严严实实。虽然他知道，这样看起来像一只没有壳的乌龟。他的双手一会儿交叉地抱在胸前，一会儿插进牛仔裤兜里取暖。

又有几辆车开进来，一群人吵吵嚷嚷地下了车，给寒冷的空气里增添了几分生机。车门关上了，赫克托发现这些新来的人都不怕冷，连帽子都没戴，于是他也一把扯下了寒碜的帽子。虽然更冷了，但是他觉得这样看起来更成熟一些。要风度就只能不要温度了。

夜幕很快布满了整个天空。

那群人从停车场蜂拥而出，过了人行道之后走上一条铺满了灯光的小路。又过了几分钟，赫克托双脚太冷，只好在地上跺来跺去，这时，罗温妮终于从车里下来了，（她到底在车里干什么？）然后，两人也跟着那欢快而喧闹的人群走上了小路。

路的尽头是一个庭院，周围是几栋高楼。这些楼最大的特点是一模一样，很难区分。高楼都是现代化水泥建



筑，而且带有中世纪风格，因为窗边都有狭长的凹陷处，非常便于射箭，外面的箭却不容易射进来。这样的设计便于用水管和巨型刮刀清洗，就像动物保护协会里的水泥马厩一样。

这一点儿都不符合赫克托对大学的想象。他发现自己对大学的印象绝大部分是从电影里看来的。虽然他知道电影和现实生活会有差距，但是至少应该有一些电影的场景是现实的，或者说，是在现实的地点拍摄的吧。电影里的大学都会有爬满了常春藤的砖墙，古老的参天橡树，还有巨大的绿茵草坪，而且人们好像都喜欢躺在上面享受时光。他看着这里的水泥花坛，里面只有一堆脏兮兮的乱七八糟的纸。花坛紧挨着水泥长椅，正好在水泥广场的中间。或许白天会更好看一些吧，有阳光的时候，或者铺满雪花的时候，或者在完全的黑暗当中。唯一显得生机勃勃的就是人了，他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看起来兴致很高。难道是吃了兴奋剂吗，他猜测。

他听见罗温妮在叫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停下了脚步。她跑回来拉着他的胳膊走到了一扇玻璃门前。

“你怎么知道要去哪儿？”他问道，“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来过一两次吧。”罗温妮答道。

他们走进房间，里面灯光昏暗，人群嘈杂。带有红色玻璃灯罩的蜡烛在桌上围成一个个圆圈。声音在彩绘的墙



壁上跳跃，形成此起彼伏的回声，最终消失在隔音天花板里。到处都是深棕色的横梁和老旧的橙色地毯，渲染出一个温暖祥和的气氛。

赫克托和罗温妮止住了脚步。一阵狂风般热情的招手和呼唤把他们带向房间深处的一张桌子。他们小心地穿过灌木丛般的塑料椅，椅子挪开了一些，给他们让出一条路，不过大部分还是没有动，狭窄得只能容蜜蜂飞过。赫克托努力有意屏住呼吸收起自己的肚子，因为跟蜜蜂比起来，他更像一头骆驼。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张桌子，旁边坐满了罗温妮的朋友。还有一张空椅子是留给罗温妮的，这时赫克托的脑子里忽然闪过过一个想法，但是瞬间就被旁边的叫喊声和换椅子的声音淹没了。

可是这里没有多少地方留给赫克托坐了，他的椅子像半岛一样延伸在外面，在桌子之间的空余处，大概是宠物狗们坐着耐心等待喂食的地方。不过比宠物狗们好一点的是，他有个座位。

他的右膝紧挨着罗温妮所坐椅子的西南角，而左膝则顶到了罗温妮最好朋友利兹的椅子的东南角，这样他的膝盖和桌子就形成了一个黑暗的梯形空间。桌上红蜡烛的旁边，有个装满花生米的塑料篮子，赫克托必须站起来斜着身子才能够得到。他用双手捧了一些，这样就不用老是站起来了。他突然觉得这或许是今晚最主要的娱乐项目了。他把手中的花生米放在膝盖上，剥开了一个，却不知道花



生壳应该放在哪里。他环顾了四周看看别人都怎么放的，于是把花生壳整齐地堆放在桌子的一边。

吃花生米让他感觉很渴。

有人端着两杯热咖啡，从赫克托背后的小道挤进来。由于惯性，咖啡在杯子里晃来晃去，而每晃一下，都会溅出来一些。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溅出来的咖啡洒在了赫克托的一只肩膀上，脑袋上，另一只肩膀上。

他开始动摇了，觉得还是喜欢在家的感觉：沙发、电视，打开门就可以收到香喷喷的外卖比萨。

不过，罗温妮的一个朋友，叫奇普还是斯基普（或是叫菲利普来着？）在赫克托面前放了一大杯爆米花。罗温妮的朋友利兹将椅子往后挪了一下，好让赫克托能够转过身，挨着她坐。这时，一个人抱着吉他跳上舞台，开始随意地拨弄琴弦。音符在房间的喧闹中轻轻跌落，泛起一股安静的涟漪。赫克托的思绪也慢慢被拉回到这个夜晚。

“那个，”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问利兹，“你经常来这儿吗？”

他只是单纯地问一问，可她却笑了起来。赫克托忽然发现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歧义，像是电影里男人和女人的对白一样。搭讪的话。他的脸刷地红了，不过还好，因为房间很暗，而且对象是利兹。

吉他手还在台上调音，单纯的音符跌落在吵闹的房间里，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正在聊天的人听到琴声，也停



止了交谈。音符落在赫克托体内某处的一块渴望滋润的干燥海绵上，不知是在他的内心、脑海，还是灵魂里。他并没有发觉自己处于一种海绵状态，可是他已经从自己的世界——有沙发、电视和比萨的世界——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且温柔地向这个新世界敞开海绵般的身心，并通过各种可能的媒介来感受它，而现在正是通过吉他。

赫克托对吉他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听，听起来棒极了。比听收音机或者唱片还好听，曲子里有更多的黑暗和更多的光明。而且弹吉他的那个人也很厉害，他已经调完音，正在尝试一些跳跃、欢快的曲调。

但他看起来不像一流的吉他手，或者一流的什么人，起码第一印象不是。他外表的平凡让赫克托体内已吸收水分的海绵萌发了第二个想法：学吉他并不难。或许学起来很难，但是充满快乐。看起来吉他手要大显身手高歌一曲了。

吉他手开始唱歌了，唱的是关于他养的小鸡，名字叫玛丽，不喜欢别人，只喜欢自己——当然在歌里唱的是“自己”，这样才能和“玛丽”押尾韵。这首歌跟赫克托以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有一种乡村的味道，他想，还有一些其他的感觉，他很喜欢。他真的喜欢里面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他瞥了一眼罗温妮，看她是不是在注意听。她在听，而且太全神贯注了，要用刀子才能切断她的注意力。她已经听得入迷了。他又看了看利兹，她也听得入迷了。他又回过头去看吉他手，这次不觉得他那么平凡了。音乐改变



了他的形象，或者说把吸收外太空生命力的部分展示了出来。外太空生命力渗入、穿透并沉淀在这段音乐中，就像上帝藏在了圣餐的圣饼中。每一天的生命力都可以通过这首《小鸡之歌》唱出来，比天堂更接近现实，而且更能得到女孩们的喜欢。

这些并不是赫克托所感悟到的文字。他并没有用文字进行任何思考，而是禅悟，一种神秘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过程，阐释了他对生命和音乐的理解。加上罗温妮和利兹的表情经过了脑海，将他的思想活跃起来，像河水流过布满砂石的洞穴，像干燥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水分。

很难说这种感觉持续了多久，不过等到感觉消失之后，赫克托很想去学弹吉他。

在两首歌之间的空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利兹。她笑了笑，说：“真是个好主意，你应该学一下。”

利兹是个很好的人，说的话也很中听。她总是有办法让别人相信她说得对。

接下来又有表演者陆续上场，赫克托甚至认为有一些人表演得不是那么好，于是想要学吉他的念头在他脑子里越来越强烈。当荧光灯在他头上闪烁的时候，他感到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能让世界更生动、更有趣、更有希望。

人们开始站起身，纷纷穿上外衣。很多人在议论，而且到处都是椅子的挪动和撞击声，赫克托站起来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膝盖上剩下的花生米全洒落在了地上。他只有踩着它们才能绕到椅子后面。在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花生壳，